

《 悬疑推理系列 》

马耳他女神

【澳】琳恩·汉弥尔顿 / 著 闫莉莉 / 译
集侦探、悬疑、推理于一体的全球畅销小说
考古专家讲述充满异国情调的惊险之旅
现代谋杀与古老传说交相呼应的完美展现
足不出户享受冒险刺激的最佳选择

The Maltese Goddess

布满“阳光、海洋、沙滩”的马耳他，古建筑、宫殿、大教堂和神庙洋溢着对女神的崇拜。
发生在这块神秘土地上的谋杀，充斥着古代传说和现代阴谋的碰撞。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马耳他女神

The Maltese Goddess

【澳】琳恩·汉弥尔顿 / 著 闫莉莉 / 译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京权图字:01-2008-3495

© Copyright 2008 The Maltese Goddess 2008 由贝塔斯曼亚洲
出版公司转授权,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耳他女神/(澳)汉弥尔顿著;闫莉莉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8. 8

ISBN 978-7-80228-747-1

I. 马… II. ①汉…②闫…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6413 号

马耳他女神

出版策划:精典博维

作 者:(澳)琳恩·汉弥尔顿

译 者:闫莉莉

责任编辑:陈黎明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内文排版:楠竹文化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x@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0×1092 1/16

印 张:14.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8-747-1

定 价:2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我处于起点犹如处于尽头。我是神圣的循环,是宇宙与时间网的自旋体。我是宇宙的“和”:生与死、秩序与混乱、永恒与暂时。我是尘世以及她的一切事物。

在你们称为几千年的时期,你们和我,我们和谐地生活着。我慷慨地施与你们土地和海洋以滋养你们,并教会你们去使用它们。我施与你们艺术表现力,这样通过你们的雕刻品、绘画和编织的图案,你们会尊敬我。我教会你们写下你们会记住我的作品。

你们如何与那些不能分离的事务离别?为什么你们造出了不是、就是?肉体或精神、身体或灵魂、思想或感觉。因为当你们做事的时候,当你们用从“外部”统治的专横天神取代我的时候,你们使我成为被征服的事物,被占领的事物,正如你们后来思索你们不得不互相占领。

我也许会被忽视、被贬值、被侮辱和被亵渎,但是我会保持不变。我在神圣的地方等待着。我在你们的梦中生活。那姆、伊希斯、阿芙罗狄蒂、伊南娜、阿斯塔特、安娜特。你们可以将我称作我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我是伟大的女神,而且我将被惩罚。

阿多尼斯

第一章

我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可敬的人,但是简单明了地说,一旦我向某人慢慢地解释,为什么与他人一起做事对于他们来说会更便宜,然后如果他们坚持,我会和下一个拿走他们钱的人一样高兴。

至少,当马丁·伽里厄进到我们店里(名为格林浩尔与麦克克林托克)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马丁是多伦多最佳建筑景观的获奖者,他带着羞怯的夫人和白金信用卡,开始消费当时看起来几乎是惊人数额的金钱。我们——我的生意合伙人莎拉·格林浩尔和我——正遭受着经济低迷时期的经济萧条期,表面上是事件的持续转折点,而且伽里厄的购买看起来几乎太好了以至于都不像是真的。这就是,我被赋予了预言未来的能力,如此数额的钱会诱惑我同意他的条件。

尽管所有这一切开始得乏味之极。那是多伦多的一个晴朗的冬日,如果宇宙构造中有些颤动警告我将要发生什么的话,我都不会注意到。店里的招牌猫狄赛尔,别名迪斯,呆在它最喜欢的位置,蜷缩在前窗里享受着阳光,与平常一样忽视了它周围仅有的几个人的活动。

甚至伽里厄的光临遵循着常规进程。他以前来过几次店里,而且

程序永远是同样的。一辆“美洲虎”停在商店前面，朝着错误的路，车的一半在狭窄的街上，一半在更窄的人行道上。伽里厄跳出来，快步进入店里，却把伽里厄夫人——如果她有名字的话，我也不会保密——留在那儿决定她怎么在大街的一侧从车里出来。我好像痛苦地意识到乘车者和行人对这种自觉的坏习惯所带来的不便报以的敌对表情和粗鲁的手势。

看起来伽里厄永远不可能简单地走进一个房间。他的进入总是引人注目的，但是我得告诉你他所做的绝对就是那样。

当然这有助于让我们去面对他特别漂亮的外表。不特别高，但体形匀称，显然是花了些心思的男人，他长着设计师的面容。在这一特殊场合，他穿着一件无领衬衫——我觉得是丝质的，尽管没人把我称为服装方面的专家——黑色的、剪裁考究的裤子和一件黑色外套，我敢肯定那是羊绒的，他在进门的时候傲慢地把外套扔到了前台上。衣服与他的常年棕褐色和黑色的头发搭配得当，他的头发修剪得正好具备艺术家气派的长度，但并不长得要冒犯他的富裕客户。他的容貌几乎是完美的，除了嘴部有点儿柔和，无疑男人们会嫉妒地将他的嘴部称为柔弱的，而女人们会觉得是迷人的男孩子气。

在任何场合，莎拉和我；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得力助手阿雷克斯·斯图尔特；以及我们仅有的另一名顾客，一个穿着我见过的最短的黑色裙子、黑色紧身衣和靴子及皮夹克的年轻女子，我的本能告诉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打算买任何东西，我们注视着他进门的方向，他一只手持着驾驶手套，一只手若无其事地转动着他的墨镜。业务方面技艺出众而不擅长与难于对付的客户打交道的莎拉快速地消失在后面的小办公室里。阿雷克斯离开去帮助另外的那名顾客。

“麦克克林托克女士。”伽里厄边环视四周边笑着，“非常高兴你在这里。感谢你对我上一个计划的建议和帮助。”伽里厄有办法让你

认为你的意见对他很重要,尽管我和他在一起的经验显示至关重要的意见是他自己的。

“我正在马耳他建房子。你知道我是在那里出生的。有点儿像落叶归根。很好的一小块地产,当然可以看见海。我正需要一些放在那里的家具,所以我们看看你这里有什么。”他说着,拖着我的胳膊肘带我走向店的后面。我注意到他身上的味道很宜人,有股辨别不出的异国情调的科隆香水味。“在感觉方面比我经常做的要有点儿地中海风格。多一点儿悠闲。更像是我那个在加勒比的地方,你可能会记起那里。”

我点点头。我当然记得那里。上次我们为伽里厄提供了一些家具,就是运到他那里的家中,那是加勒比奢华岛屿上的一个豪华的幽静地方。那所豪宅曾被展示在一本高级的建筑杂志上,并且因其设计而获奖,所以伽里厄足可以得到格林浩尔与麦克克林托克的信任。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盟中,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高级顾客。问题在于,我不必被人记住。这就是伽里厄告诉我亏欠他的方法,而且这是事实,让我感到烦躁,因为我感觉到偿还的时候不远了。

“现在,我们这儿有什么呀?很好——印度尼西亚的,我相信,”他说,在一个非常昂贵的古柚木衣橱前停下,若有所思地嚼着他的墨镜腿,在某种程度上我发现了暗示者的东西。“我想这件会很好,你说呢?”

“这件怎么样,劳拉?”他指着一个大型柚木餐桌和八把板条椅子说,他轻松地滑向一种熟悉的关系中。“你觉得怎么样?”他问,为了舒适,他站得特近。

“我,当然,觉得它们很好。”我答道,稍稍向后退了退,“但是我得告诉您报价里包括了从雅加达运到多伦多的费用,而且我还得帮您把它从这里运到马耳他。马耳他,如果我的地理知识正确的话,应该离

意大利很近。意大利这个国家的设计业在世界上屈指可数,所以您最好在离您新家近点儿的地方买东西。”我试图让我的话听起来简洁和专业。

这显然不是他想得到的答案。“你觉得怎么样?”他转向我们的另一名顾客,“您是……?”

“佩雷兹,”她的脸色由于受到注意而变红。“我是莫妮卡·佩雷兹,我觉得……”她的声音逐渐减弱,就像在思考着。她思考的方式是咬着嘴唇,文雅地皱着眉。“挺可爱的。”她总结道。

“那你觉得放在庭院是不是很好?”他带她来到一套机件铁庭院家具前,让我感觉到他用一种深奥的方式使我失宠了。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伽里厄如何将买家具的行动变成了一种诱惑。由于容貌,他对待女人很有一套,而且据说他的一些设计代理事项都是由他客户的妻子们促成的,曾有传闻说他还跟其中的几个人发生过关系。这些风流韵事从未持续很长时间。当我没有被他的魅力影响时,我宁愿认为正是他不停地使用第一人称单数才使得最着迷的人都会失去兴趣。但是,更有可能是他本人在从事倾销。

我不能听到他和佩雷兹女士在说什么,到现在为止他们几乎是互相耳语,他们两个的头几乎要碰在一起了,但是我不不同意这样的结果:大衣橱、古印度尼西亚橱柜、柚木桌椅、两面雕花镜子、机件铁和玻璃的庭院家具、两张靠墙的桌子和一张大的、精致的雕花咖啡桌。这一单会令人非常满意,能达到五位数,而且即使迪斯坐起身留心这些,无疑也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沉默不语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贯穿整个表演,被她的丈夫忽视的、并几乎被我们剩下的人遗忘的伽里厄夫人,背对着墙,站在前门旁边。在整个过程中伽里厄未曾与她的妻子商量过、甚至是知会过一次,尽管很有可能她也会把时间

花在马耳他的房子里。她的意见,至少是在所涉及的家具范围内,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据传她比她的丈夫大得多,而她也确实看起来如此。她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女人,身高和她丈夫差不多,她的五官很特别,可以把它们形容成有点儿像贵族那样有魅力。她头发的修剪方法很严格,生硬的修剪更加重了她突出的五官和方方的下巴。她的衣服是一件浅灰蓝色的两件套毛线衫,嵌着各种珍珠,配着长得过时的百褶裙,并在臀部将皱纹完全缝死,无疑这身衣服很贵,但也只能将其形容为单调。出于公平,我想,我应该说很有可能两件套的毛线衫都已经过时了,起码是在我所知道的流行款式中。但是比起其他事情来,伽里厄夫人给人的印象是尽可能地与背景混合成一种乏味的产物。支配注意力的唯一的器官就是她的眼睛,聪明且好奇。如果她的丈夫是两个人中的魔术师,那么她就是天生的旁观者。

从一方面讲,莫妮卡·佩雷兹的意见显然会起到作用,她与伽里厄夫人截然不同,有些浮华,而且我认为,的确是形式重于实质。我在那里要完成女性三角关系,完全受到他魅力的影响但也要绝对机警。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就像是三颗小行星围绕着他的太阳旋转,这个太阳受他的人格力量和魅力亮度掌控。

然后,进行选择,伽里厄已经厌倦了佩雷兹女士,把他的注意力转回到我身上。他最迷人的微笑挂在脸上、完美的牙齿、他的头毫无敌意地朝向一边。他再一次拖着我的胳膊肘,把我带到桌子旁。我知道我要补偿他花在这里的所有钱:伽里厄的趋势是心里总记着别人都欠我的,几乎永远是在我们店里花很多钱,而且我试图让自己对将要发生的事要坚强。

他又站得很近,而且由于他仅仅比我高一点儿,他的眼睛不安地落在了我的眼睛上。

“我想请你办件事儿，”他开始说。

我告诉我自己，说不。我大声说：“如果我能帮上忙，我很愿意。”尽可能地让我的声调保持中立。

“我打算在马耳他的家里款待一些很重要的客人，大约 10 天以后吧，实际上，我需要那个地方按照我的标准进行布置，你知道我们得说那是相当苛刻的。不幸的是，我不能马上亲自过去，我得给这里的银行做一次演出，所以我不能亲自监工。我要求所有的家具和我家里的装饰能够风格统一，并且把这些家具运到这个地址。”他说着，给我递过来一张清晰地打印着地址的纸条。“但是，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你能去那里，看看最后的装饰是不是符合标准，以及所有的家具是不是放在正确的位置。当然，我会给你出机票钱并酬报你的时间。”

“我不敢确定是否能马上离开店里。”我说，“而且另外……”当我寻找不去的借口时，我的声音在慢慢减弱。

“你也能住在我的房子里，那里也配了些家具，而且我会补偿你呆在那儿的餐饮及其他费用。你就把它看成有点儿像度假吧，”他用哄骗的声调说着，给我送上他的高压微笑。

“这样会很贵的，伽里厄先生，”我说，但是我能感觉到我变得很弱。“首先，最后期限意味着我们得空运，而不是海运。而且您为什么不在那儿找个人看着家具呢？”

“那里没有一个人能让我信任可以达到我的标准。实际上我完全信任的人很少，”他平静地说，“那个会议对我来说很重要。”

当然，我会接受。我知道这种结果，他也知道，但是我不想看起来像一个容易被他的魅力打败的人。

“这儿有一张 2500 美元的支票，是预付款。你可以像往常一样把运输和保险单直接给我，”他说，“你愿意做吗？”

我点点头，关于这单生意我们都没有问题了。我看着支票并完全

屈服了。我叫莎拉出来做些书面工作,然后感觉有点儿心虚,我的注意力转到伽里厄夫人身上。她正在目不转睛地研究着一个小的木制雕刻品,只有三四英寸高,有几个我们放在了前台的篮子里,能引起那些只是随便看看的顾客的兴趣,而且也不算贵。

“我是劳拉,劳拉·麦克克林托克,伽里厄夫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正式地互相介绍过。您看的叫做印度尼西亚忧人。如果您近点儿看,就能看出那个人驼着背。寓意是你把自己所有的烦恼都搓到了他的背上,而且他替你承担着一切。”

她勉强地笑着。“那么你就是店主了,”她说。

“之一,”我答道,“莎拉·格林浩尔,现在跟您丈夫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另一个店主。”

“你的货挺可爱的,”她笑得有点儿害羞。

这时候,他的丈夫办完了事情,转向我说话,就像是现在我的时间仅归他一人支配,“明天上午十点钟到我家里,去看看我想运走的家具,再弄出个计划来。”

“伽里厄夫人,您十点钟也方便吗?”我问,转向她。如果他不打算问她,我就会。她点点头,因得到注意而羞红了脸。

伽里厄没有理睬她,走下台阶朝汽车走去,她也跟着走出商店。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我跟着冲过去,把“忧人”塞到她的手里。如果别人需要,她就需要。

“一点儿小意思,伽里厄夫人,”我说。

她看起来非常惊讶。“谢谢,”她说,“就叫我玛里琳吧。”

他们走的时候,伽里厄根本不看周围的交通状况就开车,使得另外一辆汽车急踩刹车,让我们所有的人,尤其是莫妮卡·佩雷兹,稍稍有些喘不过气。

“可怕的人!”当莫妮卡·佩雷兹离开,店里又剩下我们几个人的

时候,莎拉叹气道,“想想有这样一个丈夫,敢在你面前跟其他女人调情。可怜的女人!”

“他肯定认为他是上帝赐给女人的礼物,肯定的,”我附和道。

“‘上帝的礼物’这个表达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比马丁·伽里厄自己更有地位的人,所以伽里厄自己不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做支撑,我怀疑,”阿雷克斯冷淡地说。

我们都笑了。“不过,我得说我喜欢他的工作,”阿雷克斯继续说,数着伽里厄的几件很为人知的委托事项。伽里厄确实在世界范围内工作。

我不得不同意阿雷克斯。尽管他欠缺高贵的品质,但他具备无比的才干来匹配他的自负。

“莎拉,你还得同意他适合做生意,”我说,“我敢肯定莫妮卡·佩雷兹只是到这里逛逛,竟然买了一面和伽里厄类似的镜子!我的意思是,如果顺利的话,她以后会回来买更多的家具。”

“你为什么认为一个男人会喜欢那样的已婚妇女?”莎拉谨慎地说,忘记了我们刚才给予伽里厄的恭维以及我们无趣的对幽默的尝试。

“金钱,”阿雷克斯答道,“麦克林家的钱很精确,”他列举了一个很有名的多伦多家庭,“在他还是一名建筑学学生时就结婚。这样他有了一个好的开端——金钱和背景。”

“你觉得她实际上有话要说,有主张什么的,在和他交往之前?”莎拉继续说。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说,“现在,我们最好开始安排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莎拉,你确定你不想要这个?你不会太直接和他打交道,而且你也许会很享受在异国他乡的几天美好时光。”

莎拉曾经和我争着去做那些业务,但是当她发现这种业务所要求的无尽的旅行与她想得几乎差不多时,就请我回来陪她。她不喜欢和供应商讨价还价、也不喜欢在与世界各地的进出口官员打交道时受挫、更不喜欢长时间离家的那种孤独感。

而我却喜欢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总会冲锋在前。但是我仍然会因为我去旅行而让她留下照管生意而感到内疚。

“噢,我现在觉得跟十几岁的孩子打交道也同样有异国情调。”她答道。莎拉现在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还带着两个十几岁的儿子。

“你去那里的时候我会照管这里的一切,而且我也会找阿雷克斯帮忙跟我们的货代打交道,”她说。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高兴。我的伴侣,一个墨西哥考古学家卢卡斯·梅,已经同意指导在伯利兹城的一项挖掘工作。他要到不知道在什么中心的现场,连手机信号都没有,在那里待几个星期,我们在美丽达岛或是迈阿密的约会时间要拖到他回来了。

与伽里厄不同,卢卡斯很谦虚,但同样有魅力。他是一名杰出的考古学家、一名墨西哥当地人民的热情支持者。他有自己的办法让我感觉到非常可靠。我们两个对这种长距离的关系都感觉到疲惫,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短暂的分开会帮助我们整理感情。我们在马耳他待几天,远离日常生活的困扰,会让我更加专心做事。

我给我们的货代大维·汤姆逊打电话,当我告诉他什么时候我们要做完什么的时候,我明白他所说的“惊恐”的意思。

“大维,钱不是问题,”我说,“你认识伽里厄。就告诉我你想怎么做就行了。我明天要到他家里量一量尺寸,然后标记出来给你。”

“可是这一单对我来说跟以前不同,不能说我往马耳他运过货,”他说,“他们那儿是不是有许多猎鹰,你觉得呢?”他开着玩笑说,“我得查查路线和费用。顺便说一下,我喜欢那部老电影——马耳他的猎

鹰。我得说汉弗莱·博加特演得特好。无论如何,我得打几个电话,找到做这个的最好方法,还有我能拿到的最好价格。可能挺贵的,我觉得至少得 3000 美元。但就像你说的,钱不是问题。”

讨论完保险、运输等事情以后他挂断了电话。我轻松了一点儿,我知道如果这件事能做的话,那么大维就是做这件事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帮我完成奇迹。最开始的一次是几年前发现一件家具在装船的时候丢在了新加坡,然后在一次奇异设计开展前几个小时失而复得。

我曾经给一个很有前途的设计师供货,有人请这个设计师装修陈列馆的一个房间来为慈善筹钱。正是那件事开始了他的事业和我的业务。设计师的名字叫克莱夫·斯温,在那次展览过后就成了我的第一名雇员,然后成了我丈夫。但是大维不能那么负责任,而汤姆逊货运公司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仍是我的货运代理。

当我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阿雷克斯已经开始将伽里厄买的家具移到储存区,并用我们的存货进行更换。然后我们都在查看店里的地板。即使放上了一些替代品,地板还是看起来有点儿空。伽里厄确实为这个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卢卡斯去伯利兹城之前我最好联络一下大维,看看卢卡斯从墨西哥发过来的货,”阿雷克斯说。除了我们的私人关系外,卢卡斯还是格林浩尔和麦克克林托克在墨西哥的代理。“我们可以用他运来的墨西哥陶器和皮椅来填补一下。”阿雷克斯说。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去伽里厄的住处。那里曾被人们认为是充满魅力的小镇。但是现在散布在旧的、高雅住宅之间的是那些被普遍称为“怪兽屋”的房子,在那里大尺寸已经取代了美感和好的品位。

在这样一个街区,伽里厄的家对我来说有几分安慰和一点儿惊

讶,更适合玛里琳·伽里厄的品位,她的娘家姓麦克林,与著名的现代建筑师的工作相比,更具多伦多特色。朝街的一面简朴得令人耳目一新,一个令人愉悦的乔治时代正面,一条简单的车道连接着从铁门通向庭院的铺路石,常青藤环绕着一个很普通的门。

一个穿着灰色制服的、笑脸相迎的年轻女人将门打开。我想她是菲律宾人,我和谦逊的玛里琳·伽里厄很快就混熟了,她还穿着前一天穿的“骆驼版”套装。我步入一个雅致的八角形入口,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甚至连花儿都很匹配,大厅中央的桌子上的水晶花瓶里放着一大束百合。

走廊从入口一直到房子后面,实际上更像一个艺廊,而非走廊,有几幅现代艺术作品,之中两三个签着伽里厄的名字,谨慎地从上面用灯光照着。当我们到达走廊尽头的时候,我走进了后面一个很开阔的区域,宅子的秘密呈现出来。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哇!”然后马上就后悔了,这种不善辞令的表达肯定与那些精致的饰面不相符,起码我认为那是精致的饰面。而且那种表达也不会充分地评判我所见到的东西。

靠街边的所有房子都背靠着交错于多伦多的秀美溪谷。但是,我确信别人不会这么例外地利用这种景观。伽里厄的房子后面是两层明亮的玻璃,也许是两层半,因为房子的后面向下建到了溪谷里。房子看起来是浮出溪谷的,而看不到任何支撑。目光被吸引到树上,在树的上面,仿佛永远是看到镇中心的高层办公楼。这肯定是伽里厄的风格所在。

我不知道在那里站了多久,只是凝视着风景。当我环顾四周时,我发现伽里厄本人也在看,他的眼中有种欢快的表情。“喜欢吗?”他说。

“太宏伟了!”我说。